

同桌的你

苏陌 著

新晋青春写手苏陌
呕心沥血“四宗最”

最欢脱! 最惬意!

最佳拍档! 最美不过相慕相坑!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 喜欢跟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日子总过得太慢

一喂, 同桌, 下学期见!
一嗨, 同桌, 好久不见。

我同桌叫江湖, 就是“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的那个“挨刀”, 哦不, “江湖”。

江湖童鞋: “你好, 我叫江湖。”

安晓童鞋: “你好, 我叫少侠。”

同哭, 同笑,
同青春。

“我的中国好同桌,
开学见!”

这是你我之间
最美好的约定。



同桌的你

My old
classmate 苏陌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同桌的你 / 苏陌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57-7

I. ①同…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7609号

书 名	同桌的你
作 者	苏 陌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张曼璐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张曼璐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757-7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江湖 / 003

第二章 军训 / 023

第三章 冷晨阳 / 044

第四章 青梅与竹马 / 051

第五章 月考 / 057

第六章 杨女士 / 065

第七章 糖 / 071

第八章 左文右理 / 079

第九章 莫失莫忘 / 100

第十章 鱼 / 110

第十一章 形状 / 114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二章 黄法海 / 128

第十八章 后来呢 / 226

第十三章 孤独 / 144

第十九章 记得要忘记 / 245

第十四章 早恋 / 159

第二十章 想你 / 255

第十五章 运动会 / 183

第二十一章 那些他不知道的事 / 265

第十六章 那后来呢 / 200

第二十二章 梦 / 268

第十七章 想回到过去 / 205





下课铃响，

仿佛永远不会老去的绿茵操场，热闹如常，而你，却陷入沉默。

突然想起坐在课堂上发呆的你，老师的声音越飘越远，

那时候，你觉得时间很慢日子很长，未来遥遥无期。你忙着和同桌吵架斗气，
还不忘让她站岗放哨，嘴上嫌弃同桌不够温柔，心里却想着明天怎么讨她欢心。

粉笔砸中你的头，老师要你回答问题，同桌着急提醒，窗外麻雀多嘴，没有人
注意时间悄悄流淌笔尖。

转眼，就要和同桌各自珍重。

假如时间倒流——

《同桌的你》伴你回归青春，如若来不及替她盘起长发，那就不如好好道别。

——推荐编辑：蔷薇



我想讲个故事
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们曾同桌，想到就心酸

第一章 江湖



1

我同桌叫江湖，就是“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的那个“挨刀”，哦不，“江湖”。

高一入学那会儿我缺心眼儿，学校组织班主任给新生开班会，我晚了半个小时才到。

前排的座位理所当然地被占满，我们老班顺手指了指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一个空位。

我同桌就是那个时候抬起头来的。

九月的夏天，阳光还是充足到刺眼，隔着一层浅绿色的窗帘照到那人脸上。那人咧着嘴，特捧场地冲我笑，阳光一不小心照到他露出的两排大白牙上，折射出一道特明亮的光。

再后来，我对着镜子练习过无数次——上下牙齿并排咬在一起，嘴角朝上，眼睛睁得很大很亮，可除了惊悚和傻缺之外，却怎么也练习不出我同桌那股子明媚的喜庆劲儿。

我们老班估摸着不到一米七的身高，白衬衫扎进裤子里，裤腰提得老高，人显得又瘦小又滑稽，可偏偏语气却还正儿八经。介绍自己的时候，老班转身，豪气洒脱地在黑板上写下苍劲雄浑的两个字——江洋。

粉笔是被折成手指骨节大小，横着写出来的“江洋”两个字，在黑板上仿佛喷火般，杀气腾腾。

我同桌煽动性地带头鼓掌，边拍手边叫好，我们就一起附和着拍手，竟也起到了掌声如雷的效果。

许是老班对我们拍马屁的行为很是满意，好半天才眯着眼睛，提了提裤腰，伸出双手往下压了压，示意我们停止掌声，嘴里还叨叨着说“好好”。我同桌见状，立刻停止呱唧手，两排大牙藏进嘴里，一本正经地装僵尸坐好。

我却忍不住直想笑，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旁边坐了个逗哏。

事实上，我同桌真的是特逗的一个人。

班会结束后，老班让我们同桌或前后桌互相交流感情。我一脸灿烂地冲我同桌say“嘿”，他却在我冲他打招呼之后，右手撑着下巴，斜着眼特不正派地看着我。

“你笑得真淫荡啊。”

后来，我竟然还傻缺到拿出红皮大词典查“淫荡”这个词语，想看看放在那个语境里到底是什么意思，里面到底有没有掺杂“可爱”的成分。

答案确实、果真没有。

我一时怔住，没有接上话茬。我同桌倒是自己先低声笑了起来，然后低咳了一声，又装成一副严肃的样子。

“你好，我叫江湖。”

我格外凝重地搓了搓手。

“你好，我叫少侠。”

2

我同桌真叫江湖，如假包换。

得知这个事实时，我还是多多少少地震惊了一下子，甚至到了现在想起我同桌的名字时，都有一种古代大侠穿越到我身边的违和感。而更让我震惊的是，我同桌居然指着重新回到讲台的老班冲我说，那是他家老爷子。

老班叫江洋，我同桌叫江湖。

难怪他刚刚那么狗腿地鼓掌。

我暗暗地看了一眼讲台上的老班，又看了看我旁边沉鱼落雁的同桌，瞄了一眼他的上半身，估算了一下身高，于是特感慨地说了一句：“你爷爷真年轻啊。”

“别缺心眼儿成吗，”我同桌特无语地瞥了我一眼，“那是我爸。”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膜拜我同桌，因为他在入学的第一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缺点，“缺心眼儿”到居然单枪匹马地闯荡“江湖”。

兴许是连我同桌都觉得自己过于貌美如花了，一分钟后他又加了一句：“我有时候也纳闷，自己怎么就这么如花似玉了呢？”

我同桌还特自恋。

我抓了抓头发：“‘如花似玉’这词儿搁您身上有点儿酸。不过，你这么一如花似玉的人，怎么没人跟你同桌啊？”

放眼望去，这一年四班优良品种也不多，我同桌在这茫茫人海中理应是首选啊。

“这不是把机会留给你了嘛，中考状元安晓同学。”

我同桌说话的时候喜欢挑眉，很嘚瑟，龢着两排大白牙，扬着嘴角笑的样子很好看。

我却立刻知晓了这里面的猫腻——老班既然是班主任的话，当然就知道中考状元在自己的班里，近朱者赤的道理搁谁都懂。

只不过我每次开口想喊他名字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顿住，“江湖”也不是谁想叫，想叫就能叫的。

“你这名字也起得太不着调了吧。”

“你懂什么，”我同桌特不屑地嗤了一声，“据说我家老爷子当年差点叫我江水。”

我于是边点头边琢磨，江湖确实比江水大气。

3

我叫安晓，特淑女的一个名字。

“中考状元”的头衔是比“淑女”更加闪耀的光环。

成绩下来后，老安激动得痛哭流涕，一边攥着清扬的录取通知书不撒手，一边感叹。

“果然吃维生素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我很小的时候，老安就费劲巴拉地喂我喝牛奶，吃各种维生素。他说增长智力要从娃娃抓起，生怕我智力落下，长成一个脑残。

可是事实证明我很聪明，且聪明得无法无天，而老安却将这功劳归功于维生素，我不是很能接受。

清扬高中是重点私立高中，老安说我就是为清扬而生的。

我并不关心自己是带着怎样的使命横空出世的，反而对“中考状元”这个头衔所带来的既得利益而扬扬自得。

撇开今天下午的新生入学大会校长会亲自颁发八千元现金不说，我还提前接受了当地一个电视台的采访，虽然只是短短的不足五分钟的事，可是这也足以让我嘚瑟好一阵子。

我甚至脑内了一下，倘若我如花似玉的美貌被某个导演相中，成

了“×女郎”之后，我就直接休学，抛开“中考状元”的头衔让它玩儿去！

我同桌再次带头鼓掌叫好的时候，我的魂也跟着从窗外飘回来了。

我偏过脸，正好瞧见我同桌的两排大白牙。

“说什么呢？”

“没听清。”

“那你还鼓掌？”

“我要没点回应，我家老爷子在上面孤零零地啾啾，那得多尴尬啊。”

像吃了整整一斤藿香正气丸，我同桌说话的表情像是在说“没了地球还怎么转”之类的话一样，一脸正气。

我说：“是，场子还得您撑着。”

讲台上老爷子幽幽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无非就是新生入学的注意事项，住宿生的住宿安排，下午三点半开始的新生入学典礼以及明天正式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军训。

我们老班讲完后就走了，我想了想这会儿还不知道打哪儿飘着的老安，也起身要走。

侧着身子从我同桌身后出来的时候，我特嘴贱地说了句：“一起？”

我同桌淡定地点点头，表示无异议之后，“缓缓”地站了起来。

我去！

“你多高啊？！”

声音有点大，搞得前排没走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看我们这边。

我有点脸红，我同桌却不要脸。

“一米八啊。”

我跟他身后，听我同桌轻飘飘地说。

“胡扯！”我咬着牙义愤填膺，“你都快赶上两米高的门框了！”

“发育好，你管得着吗！”

4

老安听我说完明天军训之后两眼冒金光。

“老爸培养你这么多年终于派上用场了！晓晓，你得记着，你不但为清扬而生的，你也是为军训而生的……”

“成，我是为宇宙而生的。”

老安听后哧哧地笑，再看我时一脸正色。

“宇宙太大了，咱目标小一点，你是为地球而生的。”

“.....”

似乎从我懂事起，老安就在培养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带着我每天在大院里跑圈，后来长大了，要求更加严格了，早上五点半就要起来晨跑，风雨无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八岁那年淋了雨发高烧而终止。

不仅这样，我还学习了站军姿、扎马步和基本的擒拿术，就连散打和跆拳道都略懂一二。老安说这是未雨绸缪，说以后我就会明白，女孩子养好身板再学一身功夫有多重要。

据说老安年轻时是当地有名的街头霸王。

可是这也仅限于据说，因为老安的光荣事迹都是他自己灌输给我的。换句话说，就是老安给我编造了一个英雄好汉的热血故事，而故事中唯一的主角是老安。

老安看到我无语后又开始笑，然后一板一眼地告诉我，以后中午在学校不许吃诸如汉堡、薯条之类的东西，还说中午也必须喝一杯牛奶，维生素也要坚持吃。

我深深地觉得我应该跪拜牛奶和维生素，是它们养育了我，造就了我，让我撒着欢儿地迎着朝阳长大。

可是，就算老安严于律我，就算他真的当过街头霸王，就算我真讨厌喝牛奶吃维生素，这也丝毫不影响老安在我心中的崇高地位。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

我要嫁一个像老安这样的人。

老安只有一米七，皮肤很白，四方脸，大眼双眼皮儿，看上去倍儿精神，倍儿富态。

他最嫌弃的就是自己的个头。

我最嫌弃的是比老安个头高的男人。

5

从KFC出来，我推搡着老安麻利地上车回家打僵尸，一瞥眼，被五米开外我同桌的大白牙闪瞎了眼。

“嘿，同桌。”

我同桌自来熟到令人发指，我也不菜，正要欲拒还迎地回他一个天下太平的微笑时，眼皮一耷拉立马蔫了。

老班胳膊窝下夹了个黑色的公文包，一本正经的村长范儿比我同桌

的大白牙都闪。我立马抛下老安，三步奔过去，一个立正敬礼站好。

“老师好！”

开玩笑，老班就算长着一张再闹着玩儿的脸，也不是我这种泛泛之辈能小觑的。

我同桌嘴里还嚼着可乐。从他跟我打招呼到我奔过来向老班问好，不足五秒钟的时间，我同桌就被可乐呛着了。

老班也挺逗，看他倾国倾城的儿子呛着，忙接过可乐后一阵埋怨。

“喝可乐你就乐啊，呛着活该！”

这当口，老安也已经将掉下来的下巴装上。在我感觉到背后一阵肃杀之风之前，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吼了一声“老师回见”，就赶忙奔到老安身边，推着他换了一个方向。

不是我不乐意让老安同我们老班和谐会晤，而是老安这人特欠。

我怕他把我夸成咸蛋超人，那警察叔叔会以轰炸宇宙的罪名来逮捕我。

“刚才那个小伙子是谁啊？”

“我们班主任。”

老安震惊了，下巴又掉了，大嘴张得都能塞进个大号咸鸭蛋。

“你们这班主任也太年轻了吧！你确信你没认错人？！”

“……您还是回家吧。”

6

送走了老安，我拐了个弯儿就能看见学校大门。“清扬高中”四个烫金大字就像是古代皇帝钦赐的御用牌匾一般，威武雄壮。看着自己周围或背着双肩包或抱着书的同窗，又想到了自己未来某一天有可能成为“×女郎”，我瞬间就又意气风发起来。

学校门口有好多卖东西的小贩，我站在卖煎饼果子的三轮车面前，琢磨着要不要再来套煎饼果子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

“同桌！”

我还在琢磨这么嘹亮、这么勾人心弦的低音炮是哪个帅哥发出来的，我同桌的大爪子就拍到了我肩上，力道大得差点把我拍进地下三尺。

“阿姨，来两套煎饼果子！”

能不自来熟吗！

我朝天翻了个白眼，向前两步脱离我同桌的魔爪，继而才有些无奈。

“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你不是也吃过了？”我同桌撇撇嘴，又委屈地看了我一眼，“你不是说回见吗，我一抬眼就找不到你了。”

我跟我同桌真第一天见面，相熟程度也不过是早上开班会的两个小时。

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真没有一见钟情的趋势。

好吧，只能用“并肩”这个词了。我只到我同桌的下巴，一人一套煎饼果子拿在手里，边走边吃，还时不时地吵嘴聊天，这样的身高和场景让人浮想联翩。

脑内剩余容量不足，我想开机重启。

我为我同桌的行为感到不耻。

因为他嘴里嚼得正香的那套煎饼果子，那套加了两个鸡蛋的煎饼果子，是我出的钱！

就在我琢磨着要不要委婉地告诉他，五块钱再少也是钱的时候，我同桌就着两条大长腿撒腿就跑。

我心说你至于吗，想法变成脑电波传出去也需要时间吧，那厮溜得也太快了，更何况我都没有说话。

我同桌是在跑了五十米左右停下的，转过头看到我依然逛大街似的溜达，他愣了愣，继而才扯起嗓子冲我大喊。

“安晓你是不是人啊！中状元就能三番五次地迟到啊！”

我现在脑内反射弧长得可以绕地球三圈的状态。

“啊？”

“两点在班上集合，这都一点六十了！”

7

果然还是迟到了。

快跑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我同桌转过头看着我一脸哀怨。

“同桌，我们迟到了四分三十六秒。”

有必要这么精准吗？

我没理我同桌，噌噌噌地跑到教室门口，正好看见我们老班边提裤腰边说明天军训的注意事项。我拧着眉头正考虑该用什么分贝喊门，我同桌在我身后噉一嗓子，吓得我险些跪到我们老班面前。

“报告！”

老班大概是对我们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很无语，提了提裤腰白了我们一眼，才说了一声“进来”，就又继续讲他年轻时军训的事迹。

老班说他年轻时特牛掰，站军姿时腰杆挺得比教官都直，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还告诫我们军训时不要给他丢脸。然后我就听到教室里一片会心的低笑声，我偏过脸正要对我同桌说什么，我同桌率先开口，看我的时候很严肃。

“真的不是因为老爷子矮才让他站在前面的，”看我听得认真，我同桌的表情又凝重了几分，继而压低了声音，“他年轻的时候形象不好，教官把他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是一旦有什么活动，好尽快让他撤退……”

我说：“谁说的？”

我同桌说：“我妈跟我爸是一个连的，我爸踢正步老顺拐，我妈就是后面笑得最大声那个。”

我说：“老爷子真逗。”

我同桌下巴一扬，一脸傲娇地说：“那是。”

“女生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晕倒，”老班抿着嘴一脸严肃，“我替你们打听过了，你们的教官皮肤特黑，一点都不帅，就算你们晕倒了他也不会管你们。男生最好不要挨了教官两脚踹就掉眼泪，我也给你们打听了，这教官教完你们就继续当特警去了，他纯粹把训你们当真枪实战，不，是野蛮游戏。你们哭，他踹得更狠，更何况当着一帮小姑娘的面你们多丢人啊。”

“老师，”我前面的女生忽然开口，“你以前被踹的时候真的哭过？”

“我怎么会哭？！”

“那就是被踹过喽。”

“……”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爆发出笑声来的，反正我回过味儿来的时候胳膊快被我同桌打残了。也不知道我同桌到底是不是我们老班亲生的，自己家老爷子面子上挂不住了，他笑得最山花烂漫，一边笑还一边把持不住地直打我胳膊，继而又拿着笔捅了捅我前面那女生。

“嘿，哥们儿，交个朋友呗。”

我前面那女生手脚麻利地转身，一个白眼冲我翻过来。

“谁是你哥们儿啊！”

还没等我从这巨大的冲击中回过神来，那女生又冲我一脸对不住地笑笑：“哥们儿对不住了啊，我翻白眼没对准目标……”

“你还别说，”我同桌又龇着大牙耍贫嘴，“你这单眼皮翻白眼还别有一番风情。”

我直觉自己这个江湖同桌要挨拳头了，可下一秒，却听到前面的单眼皮女生哼了哼，又准确无误地白了我同桌一眼。

“算你有眼光。”

我觉得自己的三观被重新刷新了，抬起眼看到老班正面色不善地朝我们这里看，忙一本正经地坐好，还装模作样地冲着我同桌和前面的女生皱了皱眉。

“小声点儿。”

谁知道那俩货根本就不能体会我的良苦用心，反而聊得字字投机，相见恨晚。直到我们老班斜着眼朝我们这边咳嗽了两声，我周围才安静下来。只是，这种安静只维持了不到两分钟。

“我叫周倩，你们叫什么啊？”

单眼皮女生勾着嘴角笑，整张脸都写着“我好相处，让我们手牵手红尘做伴，活得潇潇洒洒”。

可是现在毕竟是上课，更何况大家初来乍到，难道就不应该保持点神秘和新鲜感吗？

“我叫江湖。”我同桌压低了声音，脖子又往前探了探，“我同桌叫安晓，是这一届的中考状元，很牛掰的！”

“原来她就是安晓啊！”单眼皮女生睁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我说最近总觉得自己身边有bling bling的光芒笼罩呢。”

.....

作为这次谈话的当事人，我不是很满意他们忽略我的感受。

兴许是我们老班自己也察觉到自己的讲话很无聊，大手一挥，提了提裤腰带就让我们自己在班上待着，自己则守在教室门口，说是点半开新生入学典礼的时候喊我们——这完全是给我们互相交流感情的契机。我听着我同桌跟前桌周倩叽叽喳喳地聊天，再抬起头看一眼坚定地倚在门框旁，四十五度角一脸坚毅的老班，瞬间有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既视感。

“.....想什么呢？”

再回过神来，我同桌正挥舞着自己的左手爪子让我回神，眼睛大大

的，笑得一脸的单纯无害。也不知道凭我们老班的基因是怎么能生出我同桌这种姿色的儿子的，后来我得出了两条结论，我觉得我同桌的妈妈要么就是个绝世美女，要不就是他自己基因变异了。

抬起头来瞥了一眼，猛地发现前桌周倩旁边没人，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你同桌呢？我上午还记得坐在旁边呢。”

“你才发现！”周倩一惊一乍地大呼，“下午开会就没来。人长得还挺漂亮的，就是不爱说话，人很闷。”

上午在班上的时间很短，加上我忙着跟我惊艳的同桌聊天，根本就没有注意过周倩的同桌。所以，我只依稀记得那个女生的背影，长头发，白T恤，背影很好看。

周倩说她不爱说话，人很闷。我没有注意到她的长相，只凭她一个好看的背影实在是无法对她的性格下结论，可不知道怎的，心里却对周倩的话不认同。

有些人就是这样，在你看到她的容貌之前，在你得知她的喜好之前，只消一个背影，你就会无端地肯定，她在自己的未来里一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要不这样，”周倩的眼睛转了转，看着我一脸谄媚地道，“你干脆跟我同桌换一换，咱俩坐一起……”

“没门儿！”我同桌激动得连声音分贝都提高了好几度，惹得我们老班都探进头来，我同桌还是愤怒地白了周倩一眼，“你说换同桌就换同桌呀，我又不认识你同桌，要万一是个丑八怪呢！再说我不又喜欢跟女生做同桌！”

不喜欢跟女生做同桌……

我很愤怒，指着我同桌的鼻子大吼：“你是眼瞎了还是心瘸了！我哪点儿不像女生了！”

“看见了吧，”我同桌朝我吐了吐舌头，又冲着周倩道，“这么彪悍的同桌才符合我的气质。”

“那倒也是。”周倩又一脸赞同地点了点头。

也是他大爷！

这时我们老班从外面冲进了教室。

“别吵吵了，搬起凳子，拿起武器，向操场进攻！”